

艺术·院长访谈

编者按:在文艺院团和演出市场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为今后的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

据此,中国文化报艺术部对文化部九大直属艺术院团的院团长进行采访,围绕艺术创作与院团管理等展开访谈,听院团长如何在文艺发展的新时期“破”与“立”。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诚:

创新“中国歌舞剧”

本报实习记者 罗 群



陶诚 音乐学博士。曾任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文化局局长、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正局级)、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现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

在2014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中,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的舞剧《孔子》担纲开幕式演出。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迄今共举行5届,其中两届的开幕式演出由中国歌剧舞剧院承担,其实力与地位可见一斑。

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诚,请他就剧院的发展策略、剧目打造、人才培养等问题畅所欲言。

记者:日前,习总书记发表了有关文艺的重要讲话,您对这个讲话精神有怎样的领悟和心得?

陶诚: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继承和发展了72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高屋建瓴,思想深刻,必将对新形势下文艺建设,特别是对新时期、新阶段的艺术创作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染上铜臭气。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切实增强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用真、善、美的艺术创造,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热情歌颂这个美好而伟大的时代,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用国家级院团的实力和标准竭尽全力勇攀舞台艺术巅峰。

记者:一个艺术院团,尤其是中国歌剧舞剧院这种规模的艺术院团,其生存、发展、壮大必须要有清晰的思路和可行的策略作为指导,您能谈谈您在这方面的办法和经验吗?

陶诚:多年来,院里一直务实地“两头抓”。一头抓市场,开拓社会和市场资源;一头抓剧目,打造具有高水平和高艺术水准的适应能力的作品。“两头抓”的治院策略让中国歌剧舞剧院收获了很好的艺术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记者:对于一个艺术院团来说,作品是其立足的关键。可否请您谈谈中国歌剧舞剧院在精品创作上的具体策略?

陶诚:没错,我们一直把出好作品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数量上,近年大型作品的创作量相当于过去好几年的量。我们搞作品是“广泛撒网,重点捞鱼”,也就是说同时启动多个作品,最后择优打造出来,因为艺术创作有

个成活率的问题。在质量上,我们前段时间成立了艺术委员会,前期创作时艺术委员会专家就会参与评估,提出意见;创作的各个环节他们都会跟进,演出过程还要重点把关,不断促进作品艺术水准的提高。

记者:艺术委员会的专家都是来自剧院内部吗?

陶诚:我们的专家库中既有自己剧院的专家,也根据具体需要请社会上的专家参与进来,因为艺术创作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把关。比如我们院创作的舞剧《恰同学少年》是表现国家领袖人物的,所以我们就请了来自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等单位的专家一起研讨剧本。作为国家院团,我们对待艺术作品一点也马虎不得。

记者:中国歌剧舞剧院确实是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待艺术。那么,您觉得国家艺术院团的作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呢?

陶诚:国家艺术院团的创作要具有代表性、示范性和导向性。代表性也就是代表国家文艺发展的水平,代表中国舞台艺术的最高成就。示范性就是指作品起到榜样作用。导向性指的是我们的作品对生活、对艺术创作要有引导和指引方向的作用。这个导向性,是未来中国歌剧舞剧院要着重下功夫探索的。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究竟向什么方向引导才是合适的呢?

陶诚:我们目前对中国舞台艺术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大体判断,眼下舞台艺术不是最红火的,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至少有一点是值得思考的:如何把符合中央要求、满足观众需求、符合艺术创作规律这几方面结合起来,寻求突破?我认为,中国的舞台艺术将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展出一种叫中国歌舞剧的崭新的艺术样式来。

记者:中国歌舞剧是一个新的概念,您能展开来解释一下?

陶诚:中国歌舞剧是从中国戏曲文化继承、发展过来的。中国的戏曲在历史上不仅满足人们的娱乐生活,更起到了国民教化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通过戏曲的传播得到了极广泛的覆盖和流传。但与今天快速的生活节奏相比,戏曲的表演节奏显得有些慢了,我们要寻求更时尚、更现代、更快节奏的艺术样式,适应今天的观众。歌舞剧就是这样的艺术样式。歌舞晚会过去也有办得非常成功的,但歌舞晚会让人眼花缭乱,也容易让人浮躁,还是需要“剧”来让观众沉下心来。因而我们感到,用符合今天时代特征的形式,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打造与今天的社会、审美风尚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中国歌舞剧,应该是中国舞台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记者:艺术创作中人才是非常关键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在人才建设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陶诚:我们的人才管理非常人性化,演员的待遇较过去有了大幅度提高。只有生存的问题解决了,艺术工作者才能安心创作。

目前,我们院集中了一批中国最优秀的演员,比如舞蹈演员唐诗逸,不仅是我们院的主角,外地院团也有很多邀请她参演的。我们为演员安排了许多演出,在实践中锻炼他们。不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请老师来院授课,每个季度换一批老师,让演员吸取各家精华。最近我们就请了来自国外的世界顶级歌唱家来院上课,不仅剧院演员可以听课,剧院以外的歌唱家也可以来听课。这样把一位歌唱家请进来,众多演员受益,比送大量演员出去深造的成本低得多。同时,剧院也可借此机会向西方艺术家展示中国院团的实力,扩大剧院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记者: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实力毋庸置疑。不过近一两年来,“八项规定”“限奢令”等对演出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歌剧舞剧院是否受到影响呢?是如何应对的呢?

陶诚:有关规定确实对演出市场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院有自己应对的办法。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到处跑着演“打游击”会带来很大成本花销,同时还降低了演出质量。这段时间,我们刚好可以腾出精力搞创作、研究市场。我们创作出更好更多符合观众审美的作品,市场自然就回来了。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艺术品种很丰富,既有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的优秀演员、作品,也有李玉刚这样广受大众欢迎的演员、接地气表演形式,因而,中国歌剧舞剧院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退反进。

记者:除了争取演出市场,中国歌剧舞剧院有没有公益性的演出安排?

陶诚:作为国家艺术院团,我们每年都要花很大力气做公益演出。进校园、“三下乡”、低票价惠民我们都在做。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帮扶性的演出,比如帮西藏创作舞剧《太阳的女儿》,帮云南创作歌剧《聂耳》等。针对目前儿童普遍喜欢玩电子游戏的特点,我们还准备搞一台动漫视听音乐会,就用孩子熟悉的动漫音乐为素材,设法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品质和理念注入其中,用艺术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传播正能量。我想,这也是国家艺术院团的示范性和责任感的体现。

艺术·行走

国家京剧院送戏到山东

观众献上自己采摘的花



《铡美案》剧照

本报实习(记者罗群)日前,国家京剧院二团演员、乐队一行数十人赴山东烟台、聊城等地演出,把好戏送到基层。

本次赴山东演出,国家京剧院二团出动了中坚力量,由二团团长、著名程派青衣演员李海燕带队,京剧名家魏积军、黄炳强,优秀青年演员张译心、毕小洋以及知名琴师赵建华等悉数登场,为山东的戏迷观众带来了《红灯记》、《铡美案》、《赤桑镇》、《大登殿》等经典剧目和折子戏。

国家京剧院二团力求把惠民做到实处。就拿在聊城的几场演出来说,国家京剧院二团首先为当地的孤寡老人送去了现代戏经典《红灯记》,年轻时熟悉的旋律让他们备感亲切。没有过够戏瘾的老人家第二天晚上又来观看演出,并热切询问前一晚上演李玉和的演员是否可以再唱一段。

演职员一行还专程来到聊城市的一所儿童福利院,为那里的师生带来武戏《三岔口》等精彩演出,博得孩子们阵阵掌声。国家京剧院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虽然这些孩子大多身体残障,但是他们应该和正常的孩子一样,拥有欣赏艺术的权利,度过阳光、快乐的童年。

走进山东聊城市茌平县东阿村的演出是此次山东行条件最为艰苦的一场,窄小的舞台是露天的,搭建在村部附近的小广场上。演出开始前10多天,老乡们就频频委托村干部给聊城市有关负责人打电话,询问国家京剧院的演出安排是否有变化。演出当天,老乡们扶老携幼而来,每人拿着一个小板凳,整齐地摆放起来组成“观众席”。演出条件虽然简陋,演员们却格外卖力。而老乡们看罢演出则纷纷献花——花都是他们自己采摘来的,色彩缤纷,情意浓浓。

山东戏迷观众的质朴、热情感动着国家京剧院二团的演职员。李海燕说:“农村戏台是我国基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广大基层文化的繁荣。国家院团送戏下基层,不仅传播了国粹文化,实现了文艺为民的宗旨,同时也锻炼了队伍。”

艺术·资讯

2014年体制外优秀青年戏剧推荐展演启动

本报实习(记者刘森)10月21日至12月30日,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戏剧家协会主办的2014年体制外优秀青年戏剧推荐展演在京举行。

此次展演共有24部戏剧作品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国语先锋剧场、小柯剧场、国话小剧场、朝阳9剧场等北京8家剧场上演。其中包括台湾导演李宗熹的新作《男人帮》,涵盖了著名音乐人小柯近20首原创歌曲的音乐剧《等你爱我》,讲述快递员邂逅单身女青年的爱情故事《花事如期》,以

尖锐视角表达黑色幽默的作品《驴得水》,讲述小人物生活的《三颗星的彪悍日记》,著名青年导演李伯勇的新作《马路奏鸣曲》,根据《聊斋志异》改编,将传统文化和形体完美结合的《水生》等。

据悉,北京的体制外戏剧实践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近两年来,体制外戏剧已成为首都戏剧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主办方希望为广大体制外的青年戏剧工作者搭建专业化的展示平台,减轻体制外的青年艺术家的市场压力,以帮助引导他们不断成长。

中国木偶剧院30天演出逾百场

本报实习(记者罗群)11月1日至30日,中国木偶剧院将上演8台剧目,共计120余场。

其中,《黑猫警长》、《喜羊羊与灰太狼》等4台大型卡通舞台剧将亮相中国木偶剧院大剧场,共演出31场;而中国木偶剧院小铃铛剧场和酷宝贝剧场将主要演出经典木偶剧和皮影戏,共计4台90场。

值得一提的是,本轮集中演出不仅包含《拇指姑娘》等小朋友熟悉的作品,根据世界经典童话《杰克与仙豆》改编的全新跨界儿童人

偶剧《猪猪侠之仙豆传奇》也将与观众见面。

《猪猪侠之仙豆传奇》以全新视角诠释经典童话《杰克与仙豆》,讲述了猪猪侠与同伴菲菲、小呆呆、超人强、波比一起前往金鹅岛途中所经历的有趣、刺激、奇妙的故事,并加入与现场观众的互动。该剧除了秉承中国木偶剧院作品一贯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还采用了高科技的多媒体手段,超真实的三维立体投影,呈现出如IMAX巨幕影院般的场景画面,带给观众更具震撼力的视听效果。

影集《北京大观》展旧京鸿影

本报实习(记者张婷)百年前北京召开的民国议会轰动一时,但究竟是怎样一种盛况,由于缺少影像资料,一直语焉不详;百年前北京最早的自来水塔的高度和设计堪比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遗憾的是水塔在1957年被拆除,现已无人知晓它当年的风采……如今,这些缺憾在一次难得的图片展上得到了弥补——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西城区宣南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旧京鸿影——百年珍稀影集《北京大观》图片展”于10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西城区文化中心展出。

这次展出的照片全部出自日本摄影家佐藤三郎的摄影集《北京大观》,该书在1919年出版,但国内迄今从未见到过这些资料。此次,北京西城区宣南文化研究会发现并整理了《北京大观》所包括的120幅珍贵图片,举办展览,并精选了36幅照片配以文字说明编辑成册。

众多业界专家学者对展览进行了研讨并对此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展览不仅对于北京历史和民国时期的风俗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有益于新一代的北京人和刚刚融入北京的新北京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从而唤起他们对传承传统文化、保护文物的关注。

舒乙画展庆中山公园成立百年

本报实习(记者张婷)名为“天马行空”的舒乙画展于10月12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皇园艺术馆开幕。这是舒乙继法国巴黎画展之后的又一次个人画展,也是他的第19次个展。

画展展出了舒乙的新作《长江号子》、《北京的早晨》等作品,构思奇特,别出心裁,展示了画家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充沛的内心情感。

此外,画展还展出了数张舒乙父亲老舍与妻子的结婚照等珍贵照片。舒乙向现场嘉宾讲解画作和照片,并赠与自己撰写的新书《作家老舍》。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也是北京中山公园成立10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项。据悉,该展将持续至10月23日。

艺术·舞台

六百五十名演员参演

《战争与和平》玩“人海战术”

本报记者 刘 森

4个小时的演出时长,650人的演员阵容,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绝笔,大文豪托尔斯泰经典名著改编,俄罗斯三大院团之一的莫斯科国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倾情演出……日前,俄罗斯史诗级歌剧《战争与和平》作为2014首届天津国际歌剧舞剧节重磅演出,亮相天津大剧院。

北京的观众坐着高铁来看,各地的“圈内人”打着“飞的”来学习。无疑,这部此前从来没有离开俄罗斯本土的“歌剧航母”的首度来华,成为“十一”期间最令人瞩目的演出。

凝结大师十二年心血

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一直以来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作品以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俄国1805年至1820年的重大事件,并通过对四大家族以及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等几位主人公的描述,全景式地展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风貌。

1941年,就在苏联音乐大师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着手准备将其改编成歌剧作品时,纳粹德国悍然入侵苏联,仿佛原作中法军侵犯俄国时历史背景再现,强烈地刺激了普罗科菲耶夫的创作欲望。于是,歌剧《战争与和平》创作正式启动。

将《战争与和平》变成一部歌剧绝非易事,原著中波澜壮阔的战争与社会

生活场景、错综复杂的情节、众多的出场人物以及鲜明立体的人物个性与形象都成为歌剧编创中难以应对又必须面对的挑战。除了二度创作工作本身的挑战外,普罗科菲耶夫还不得不面对众多现实中的难题:二战中,普罗科菲耶夫的生活动荡不安,1945年1月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从1946年8月开始,受极“左”思潮影响,围绕对于原作在历史意义上的解释展开了批判……在重重困难之下,普罗科菲耶夫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同时,他也得到了很多友人的建议和帮助,经过再三修改,才完成了这部忠于原著、以宏伟的历史画面为背景、通过娜塔莎和安德烈的恋爱悲剧歌颂和平的巨型歌剧作品。

1953年,歌剧《战争与和平》创作完成,不久,普罗科菲耶夫逝世,该剧可谓凝结了大师人生最后12年的心血之作。

接洽三年最终引进

2012年,歌剧《战争与和平》在诞生近60年后再度现身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剧院舞台,由俄罗斯当代著名歌剧导演亚历山大·蒂特列重新执导。当时,天津大剧院总经理钱程在莫斯科观看了整场演出,他说自己“站着听完了整场演出,腿都软了,太震撼了”。他当时就立下志向,要把这部作品引进中国。

“《战争与和平》对整个中国歌剧创作和文化市场都是有巨大意义的!”

为此,钱程与俄方进行了长达3年的接洽,最初对方一直拒绝钱程,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钱程有能力让这样一部恢弘巨制在中国上演。最终,在对方看到钱程近年来成功引进运作了一系列世界顶级歌剧舞剧演出之后,答应了他的请求。钱程为此花费巨资,不惜成本,他说:“我相信对社会来讲,这是一个满载胜利品的巨大胜利。”

六百人组成人海背景

“年度最重要演出”“600名士兵的人海布景”“5盏豪华巨型水晶灯”“真马上台”……抛开这些先入为主的宣传语,《战争与和平》确实是恢弘而震撼的。

该剧分为两幕13场。第一幕为“和平”主题,大幕拉开,男女主角安德烈和娜塔莎站在推送而出的小平台上“悬空”相望,歌唱着他们的一见钟情,一下子将观众带进1806年那个爱情芬芳的浪漫夜晚。随着剧情推进,别出心裁的场景切换令人印象深刻,白色幕墙一路“后退”,露出纵深达36米的全景舞台,舞台两侧各设10道小门,仆人们鱼贯而出,脚踩刷子擦洗地板,轻盈舞步犹如曼妙的冰上芭蕾,近60把座椅错落摆放在台上,5盏华丽的水晶灯“空降”而来,盛大舞会就此开幕。娜塔莎与安德烈、阿纳托里的感情纠葛就在这样瑰丽的舞台上娓娓“歌”来。当娜塔莎准备与阿纳托里私奔时,一匹高大马登上舞

台,抢尽风头。

第二幕“战争”开场后,展现在舞台上的是被业界褒贬不一的人海背景——600位演员齐聚台上,他们是俄国官兵、农民游击队、俄罗斯市民,根据场景需要有时候他们也代表拿破仑的军队。这个庞大的队伍有时是主体,有时是背景,通过队形变化构成不同场景,如波罗迪诺前线、库图佐夫将军与部下商讨战略的费利农舍、莫斯科街头、法军溃败的冰雪旷野,甚至安德烈与娜塔莎的重逢也是在人墙面前,只是通过追光凸显了中心区域。

关于这个“人海”设计,亚历山大·蒂特列说是从参加过二战的父亲那里受到的启发——老人家讲到战争给他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人。很多人。人与人在一起”。因此他决定去掉一切布景道具,只用人本身。

让600名演员在舞台上表现6场不同的战争场景并非易事,但蒂特列四两拨千斤地完成了舞台呈现,让人赞叹不已。这人数空前的合唱队也让舞台上的“战争”异常振奋人心,《人民行动起来》、《弟兄们,让我们决一死战》、《在漆黑的夜晚》……俄罗斯民族的英勇和无畏被淋漓尽致地唱了出来。最后一场,胜利的俄罗斯军民齐声高唱《我们为祖国决一死战》,台下的观众无不为之感染。“这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歌剧之一。”观众在掌声中由衷赞叹。